

# 頂峰生活記

文／鄭恆隆 攝影／謝新添  
圖片提供／玉山社



第一天到北峰報到，他拖著抽筋的雙腳，天黑才抵達，一身汗臭也無水可洗，累得雙眼幾乎張不開，但在打開房門的那一刻，謝新添卻有誤闖「冷藏室」的錯愕；這麼冷的地方，應該是冰箱而不是房間吧？張開雙眼，就著微弱的燭光，床上的棉被證實這裡真的是臥室。

**早**期，遇有登山客想借用廁所，玉山氣象站駐守人員總是面有難色，「不是吝嗇，實在清除糞坑可不是件好玩的事。」謝新添技士無奈地表示。

玉山站主任賴景祥表示，當時日人設玉山站，分為兩棟，一棟是現在觀測站的現址，當時是屬於觀測作業室，在北峰下坡處，另設有駐守人員宿舍。國民政府來台後，部分駐守人員懶得摸黑回宿舍睡覺，便在觀測作業室裡打地鋪，久而久之，大家都睡在觀測作業室，原有的宿舍逐漸荒廢，早年偶爾有些登山客利用此地紮營，但在玉山步道日漸改善之後，前來此處造訪的人越來越少。一九八三年的一場大雪，徹底壓毀了這棟老舊宿舍，如今只留下些許殘跡。

由於當時日人只在早晚各進行一次氣象觀測，因此觀測作業室的廁所容量並不大，國民政府來台後，隨著觀測次數增加為一天八次，駐守人員將觀測作業室和宿舍合一後，廁所逐漸不堪負荷，清理的次數逐漸增加。

## 淋雨清糞坑

謝新添表示，清理糞坑，會選在下大雨的時候，除沖淡臭味外還可藉由雨水將糞便沖刷下山坡，日據時代蓋的臨時廁所，掏糞口相當小，直徑約二十公分，駐守人員必須用長杓先將糞便挖上來放到桶子裡，再一桶桶倒在屋後斜坡，藉由雨水沖下山坡，回歸大地。

有過幾次忍受惡臭、淋著大雨掏糞坑的經驗後，謝新添突發奇想，想用「沉水馬達」代勞，沉水馬達剛開始運作時還蠻順利的，不久連接管的接縫處就塞住了，可能是借用的遊客將衛生紙丟入糞坑，連接管才會塞住，他就順手搖動連接管，原本想幫忙「紓解」阻塞物，不意，連接管突然脫落，噴得他滿臉、全身都是糞便。

沉水馬達無效，謝新添改用「污泥馬達」，這種馬達前端有葉片，可以先將硬物打碎再抽出，就不必再辛苦掏糞了。直到一九九八年，玉山氣象站第一期改建工程後，興建化糞池式廁所，因山上水源匱乏，仍需人力沖水，再輔以污泥馬達清理，才免去淋雨掏除糞坑的清除作業。

清除廁所這麼辛苦，如果借給登山客使用，一天來個二十人，不到一個月糞坑就滿了，萬一下雨，清除起來就更加困難，因此在早期，駐守人員並不願意對外開放廁所，有需要的遊客，就請他們找個隱密的地方就地解決後掩埋，即連駐守人員只要天氣晴朗，就會拿著小鏟子，找個地方「種芋頭」。

二〇〇三年十二月，座落在玉山北峰海拔三千八百五十八公尺，號稱「台灣最高的公廁」終於完工，登山客到北峰內急時從此再也不用擔心找不到廁所了。由於公廁完工時正值雪季，玉管處管制登山人數，因此知道北

座落在玉山北峰海拔三千八百五十八公尺，號稱「台灣最高的公廁」於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完工，登山客到北峰內急時，再也不用擔心找不到廁所了。



峰有公廁的人並不多。這兩間公廁採鋼構支柱、木板牆，外觀顏色為深咖啡色，坐落在山嵐雲霧間，遠看還以為是渡假小木屋。

曾有人好奇地問：「這座全台灣最高的公廁，最大的特色是什麼？」答案是：「有些人一輩子也『上』不了呢！」由於管理、清潔暫時委由玉山站駐守人員負責，建議登山客體諒清掃廁所的辛苦，只要天氣允許，就找個地方「種芋頭」，將取之大地的，回歸大地吧。

原本位在北峰稜線上，離玉山站約二、三分鐘的風向、風速儀。

## 臥室賽冰箱

盛夏時節，你都怎麼睡？緊閉門窗吹冷氣？穿得少少的吹電風扇？鄉下地方或可開窗搖羅扇，但無論是吹冷氣、電風扇或輕搖羅扇，你都不會想要全身穿著棉質的衛生衣褲、戴著毛線帽、穿上襪子，然後蓋厚厚的棉被睡覺，但是在北峰，即使是酷熱的八月天，穿這樣睡覺算是「輕裝備」喔。

謝新添回想十年前，一九九四年八月一日，他第一天到北峰報到，拖著抽筋的雙腳，天黑才抵達，一身汗臭也無水可洗，累得雙眼幾乎張不開，但



遇有難得的艷陽天，駐守人員趕緊曬棉被，好讓晚上睡起來更暖和。(攝影／鄭恆隆)

玉山氣象站駐守人員在高海拔的北峰上班，不但生活物資極度匱乏，冬天時還要忍受低溫，冒著風雪在室外做氣象記錄。圖為謝新添技士在日照儀前做例行記錄。(攝影／鄭恆隆)



在打開房門的那一刻，謝新添卻有誤闖「冷藏室」的錯愕；這麼冷的地方，應該是冰箱而不是房間吧？張開雙眼，就著微弱的燭光，床上的棉被證實這裡真的是臥室。

因學術研究或維修器材借住在玉山站的人，駐守人員都會善意的勸他們不要太早睡，不聽勸的人到了半夜就會開始懊悔，因為在北峰早睡不是

因為睡飽了醒過來，而是迫於「尿意」醒來；天氣寒冷的地方，比較容易有尿意，每當「冰冷的棉被」好不容易睡得正暖，偏偏就有「尿意」，這個時候很多人通常就會強忍著：等天亮再說吧！但是天寒地凍的時候，最無法憋尿，急迫的「尿意」逼得人不得不離開好不容易睡暖的被窩，起身到四、五度甚或零下數度的室外廁所方便，巨大的溫差，讓人直打哆嗦，回到床上，才不過離開個幾分鐘，棉被又恢復「冰冷」狀態，得再暖被個半小時，才稍有暖意。如果晚餐時湯喝多了，這樣的折磨可能會重複上演。

登山客半夜迫於尿意不得好眠，觀測人員在雪季時，為了讓氣象儀器正常運作，不僅睡前要冒著低溫、風雪，到室外清除霧凇，有時半夜積雪過多，儀器發出警示聲，就要馬上起床，到零下十幾度的室外清除儀器上的霧凇和積雪。

為了晚上睡起來比較暖和，遇有艷陽天，駐守人員就趕緊曬棉被，曬過陽光的棉被摸起來膨鬆柔軟，聞起來就暖呼呼的，晚上蓋起來更加溫暖；雪季時，就將裝滿熱水的熱水袋（俗稱水龜）放入棉被裡取暖，才能勉強睡個好覺。

### 威風駐站犬

玉山站平常除三個固定的駐守人員外，一九九五年十一月，有了第四個長期駐守員——小

雄。

小雄是隻公狗，毛色黝黑，父母都是短毛狗，但為了適應北峰的低溫，小雄的毛髮長得又長又密。牠的到來，一開始也引發駐守人員間的爭執，當時並沒有狗食的預算，因為食物都是人工辛苦揹上山，同事間為了食物偶爾還會起爭執，那有多餘的食物可以養狗？因此，為了小雄的食物同事間有時還是會唱唱鐵公雞，直到一九九六年賴景祥主任到任後，將小雄納入編制內，每個月編列五百元的預算，用以購買狗食。

購買狗食的經費有著落，但是誰要揹狗飼料上山？雖然養了一段時日後，每個駐守人員都很疼愛小雄，也很高興有牠作伴，但是將狗飼料揹上山，卻是沉重的負荷，因為每次輪值上山每個人要分擔揹負的食物、器材就重達四、五十公斤，儘管當成「甜蜜的負擔」，還是讓人大感吃不消。最後商請直昇機公司，利用吊掛木炭到玉山站的機會，順道將小雄的食物吊掛上山，才解決小雄吃的問題。

寂寥的山居生活，小雄是玩伴，也是同事間的潤滑劑，每個駐守人員因個性與做事方式不同，難免會有磨擦，透過和小雄嬉戲，不僅可舒緩壓力，和小雄說說話，也有抒發情緒的作用。人狗之間有時比同事間更親密，尤其交接班時，輪值上山的人會在前一天上山，留值的人會計算時間或根據上山同仁的燈號，到靠近北峰的山路上，幫忙揹裝備，一路跟隨的小雄看到一個多月沒見面的駐守人員，總是第一個撲上來，熱情地猛舔駐守人員，彷彿在撫慰他們一路上山的辛勞。「無論在北峰工作多久，一趟山路總是疲累不堪，但是在小雄熱情的『擁抱』和『親吻』下，所有的疲累都消失了。」這是駐守人員的共同心聲。

正是這份親密，每次交接班，駐守人員準備下山休假時，就要把小雄綁住，否則牠會一路尾隨下山，有一回，一位助理家中臨時有事，請假下山，綁住小雄的助理看同事已離開一個多小時，便將小雄鬆綁，兩個鐘頭後，始終不見小雄的身影，駐守人員大喊牠的名字，只聽到小雄嗚嗚地回應，聲音遙遠略帶悲戚，像個迷路的孩子，眼看天色漸暗，仍然不見小雄身影，這時請假下山的助理打來電話，小雄在過了排雲山莊約三公里處的白木林追上他，只好帶牠下山，委請塔塔加鞍部的警察小隊代為照顧，隔天警員巡山



小雄總是威風凜凜地巡視玉山氣象站，牠可是全國駐守在「最高單位」的狗兒，放眼亞洲，排名可是數一數二的呢。(攝影／鄭恆隆)

時，再將牠帶上山。

每當駐守人員忙於工作時，小雄就擔任警衛的角色，若有登山客或大型動物靠近玉山氣象站，就會吠叫提醒駐守人員，駐守人員依據叫聲的大小緩急，就可判斷登山客的距離還有多遠。

小雄的吠叫不僅會及時為雪訓隊解危，遇到濃霧或雪季，視線不佳，如果沒有燈號，根本不知道是否有登山客。小雄的叫聲，成了駐守人員判斷的依據，也帶給登山客信心。試想，在能見度不到十公尺的濃霧中，或風雪交加的雪季，聽到狗吠聲，是件多麼欣慰的事。

小雄不愛拍照，看到鏡頭就走開，即連相處多年的駐守人員，也不容易捕捉牠的鏡頭，謝新添提醒有機會到北峰的登山客，在小雄的視力範圍內，千萬不要突然快步走或跑步，否則會遭到小雄攻擊；如果要餵食小雄，千萬別遞出食物又收回去逗弄牠，否則被咬一口，是很划不來的。

平常小雄總是威風凜凜地巡視玉山氣象站，牠可是駐守在全國「最高單位」的狗兒，放眼亞洲，排名可是數一數二的呢。

## 迷醉小藥酒

「泡酒」也是玉山站日常生活的樂趣之一。

謝新添表示，剛到玉山站就職時，就被房舍旁一叢叢開著黃花的玉山小藥所吸引，鮮豔的黃色花朵在滿山翠綠中特別顯眼。第二次上山輪值時是在十一月，黃色小花早已凋落，鮮紅果實在陽光照耀下，呈現剔透的寶石紅。有一回，原住民助理摘下玉山小藥鮮紅果實，示意他嚐嚐看；酸酸甜甜的滋味，瀰漫整個口腔，在三千多公尺的高山嚐起來，感覺特別不同。

原住民助理表示，早年他們的祖先在山上設置陷阱時，會選擇將陷阱放在玉山小藥樹根周圍，因為長鬃山羊喜歡吃玉山小藥的果實，除長鬃山羊外，也是岩鷓、酒紅朱雀的最愛，最後連「小雄」也學著吃了起來。

每到深秋時節，玉山步道沿途都結滿一顆顆顏色鮮紅、飽滿欲滴的玉山小藥果實，不但賞心悅目，疲累的上山途中，順手採幾顆，還可以補充體力。一位客籍助理，嚐過玉山小藥果實的滋味後，興起「泡酒」的念頭，於是在秋末冬初，果實累累的季節，開始採收，然後泡入專程揹上山的「米酒頭」，放進少許冰糖，大約兩個月後就可開封飲用，酒紅色澤相當漂亮。

「小藥酒」可以飲用時正值冬季，在零下幾度的北峰，圍著火爐，把酒言歡，不但可紓解工作壓力，也可調劑單調的山居生活。在酒精催化下，原住民助理以天生的好嗓音唱起歌來，連平時嚴肅、不擅歌唱的工作同仁，也會跟著打節拍唱和；「小藥酒」迷人的紅色光澤，溫暖被雪覆蓋的玉山站，也迷醉所有駐守人員的心。

坊間傳聞玉山小藥的根具有療效，部分登山客就攜帶工具挖掘玉山小藥的根回家做藥材，這種為了私利破壞國家公園資源的行為，不但違法，也相當不可取。因為能生長在三千多公尺高山的植物相當不容易，每一棵樹都必須經歷大自然的嚴酷考驗才能生存下來，砍伐它們的根，等於在奪取它們的性命，而且是否真的具有醫學療效，並未經過證實。因此，為了維護國家公園的原貌，請登山客不要任意破壞國家公園內的一草一木，為後代子孫保留一片美麗的原始夢土。



位在玉山北峰的玉山氣象站全景。

